謝湜曰桓公之禍齊襄為之也非文姜也然禍之發由文姜所致則文姜先君之首惡也魯國大義在所棄絶故於孫黜其姜氏以明為天吏者可得而誅也雖然文姜莊公之母也使文姜親謀肆逆則母恩於此絶矣然文姜不與逆謀其於莊公母子之恩未絶也母恩未絶則文姜吾君之母也君以為母則魯之臣子安得而絶之哉故於孫不奪其夫人以明魯國當以夫人待之也文姜之惡大義已在所絶矣惟魯

人緣莊公母子未絶之恩復有不可絶之義春秋緣
恩義以明王法故既去姜氏復稱夫人孫退避之辭
内諱奔故稱孫
胡安國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
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狥
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
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於齊而恩義之輕重
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

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者即凡人爾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出而弗返文姜即歸於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辭何取而聖人録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

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朱熹曰穀梁夫人孫於齊始人之也猶言始以人道治莊公也命猶名也猶曰若於道若於言天人皆以為然則是吾受其名也臣子大受命謹其所受之名而已

夏單伯逆王姬

程氏雜說曰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以尊卑不敵不可以為主也必使其親之為諸侯者主之蓋周之姻

禮以周公懿親為之主自此因以為常故魯常主之
他公不書而獨莊公書者其他常事不書故也穀梁
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夫莊公有父之喪其讐在齊義不可以共戴天天王
不能為之誅而俾之主婚姻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
莊公在寢苫枕土之中其義為不可受而使單伯逆
於京師莊公之罪亦可知也知其不可而為之故為
之築館於外也不書來逆而祇書歸者齊侯不可與

吾為禮也十一年王姬歸於齊者亦猶是矣穀梁曰單伯者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

謝湜曰王將嫁女於齊故魯使單伯送之單伯命大夫故不名天子諸侯尊卑不敵故王姬下嫁使同姓諸侯主之周之先嘗以周公懿親為之主故魯國襲以為常

胡安國曰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桓

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

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程頤語録或問逆王后亦使魯爲主如何曰如築王

姬之館單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爲主蓋只是王姬

下嫁則同姓諸侯爲主矣如逆后恐無使諸侯爲婚

主之禮

謝湜曰齊有大惡於魯魯有大喪於國命魯爲王室

主昏天王之失也外忘不共戴天之讐内忘寢苫枕土之戚莊公之失也然則王姬之適齊也王當以他國同姓為之主魯當以大義辭王命禮不可使而王使之義不可受而魯受之故王姬館禮失常而改館之變興矣王姬之至也館之於内禮也今乃築館於外者仇讐不可以相親衰麻不可以相接故也夫過不知而為其罪輕知而為之其罪大知禮之不可行於内而更為外館以待焉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

奉仇讎棄哀戚外王室惡之大者也一舉不謹而三大惡兼焉則改館之敗禮惟小損哉

胡安國曰魯於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於外者穀梁子以爲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於外也築之於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

自主蓋天子不當與諸侯為敵況魯是周之同姓乃
使之主婚莊公之父既為齊所殺乃是讐人父之讐
不與共戴天而又主婚莊公築館於外非不知此理
去不得乃至力弱不能自强告於天子以絶之方欲
不從又恐為齊所侵伐所以顧利害只得從之大抵
為人如此設辭作事最是害人寧是不知義理人一
旦覺悟尚有改變時節穀梁謂主王姬者必自公門
出注謂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設几筵於宗廟

底道理欲築王姬之館於外三傳之説不一然皆未
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讐義不可與
者未足爲憂旣知之而求所以委曲避就者深可憂
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旣知之
而欲立一名字求所以避就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
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
之必寒如手足之必捍頭目安可委曲安排避就使
之兩不相妨至如伐郕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

之於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理不復見矣故王之聘
錫桓公也始則名其宰終則去其天始名其宰者以
宰不能相王於始也終去其天者以王不能若於天
終也錫命稱王與王使榮叔歸含王使召伯會葬稱
王同意
胡安國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以瀆三綱也春
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
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

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非小惡也與塟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何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於鄭來聘求車三事為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謝湜曰王姬下嫁必得賢君以為配齊襄禽獸其行豺狼其心人倫所共棄者也王室以女歸之王姬不得其歸見矣

胡安國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於齊故也逆於京師築館於外而不書歸於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於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謝湜曰齊將滅紀故遷其三邑而有之三邑之衆而齊師迫脅遷之齊人威力之盛可知也不書滅者方其遷時國未滅也然其國邑自是滅矣

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
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
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
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紀伐邾
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
蔿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意
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謝湜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故書卒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禮者稱情而為之文也親非姊妹而為之服其服非禮也齊吾之世讐也其始為之主其婚其終為之服其喪非孝也

胡安國曰内女嫁為諸侯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内女為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稱情而

為之節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楊時曰齊人惡魯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詩序以刺文姜者葢是詩齊人作也雖惡魯公不得不以文姜為主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其從如水言從之者順也許穆夫人思

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使魯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言從之者衆亦以見魯公之微弱也

問文姜與齊侯淫詩人以不能防閑其母刺莊公固當深罪乎曰固可罪也觀載驅之詩言魯道有蕩則魯之君臣蕩然無以禁止之也夫人之出入其威儀物數盛矣其曰齊子發夕又何其易乎禮婦人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既曰從子子乃不能防閑之

恣其淫亂於誰責而可乎
謝湜曰夫人出會亂之道也猗嗟刺莊公不能以禮
防閑其母失子之道於此見矣
胡安國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於禚是莊
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子曰姜氏齊侯之
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何以制母乎夫死從子
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

胡安國曰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葢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謝湜曰齊師一日遷紀三邑威力固可畏矣然國君

死社稷大夫死衆人臣之義也為紀季者率衆守邑
効死勿去可也今乃齊兵未涉疆境而以紀之封邑
外附於齊為臣如此何以責死義之忠哉春秋書以
酅入齊罪之也入外辭酅非齊邑故書入
胡安國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
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
奔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
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謝湜曰饗兩君相見之禮也饗禮在廟尚敬也夫人出饗齊侯黷禮之大也人無恥畏則無所不為故文姜初會齊侯於禚次饗齊侯於祝丘

皆為之也書紀伯姬卒則内女之嫁於公子大夫而
諸侯不為之服者其失見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胡安國曰穎輙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
蔡忽歸於鄭是年九月突入於櫟十七年高渠彌弒
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
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於垂者子儀也然
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

衛衎與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不正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厲公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奔走以事大國久矣郱鄑郚見遷鄑邑不保大國志於滅紀亦久矣雖然諸侯爲天子守土宗廟社稷人民休戚所繫也竭力以事大國而不得免亦曰厲臣民嚴守備致死國之義以忠守之而已矣豈有懼禍及身而不爲守國之計者哉豈有齊兵未涉其都而委國以去者哉紀侯之逼難也内無守國之心外無守國之備乃至季以邑入齊身棄國而出君道絶於紀矣春秋書紀侯去其國罪其自去也書名罪

其失國也太王去邠適岐邠人從之如市而終以有國太王之仁也孟子謂滕文公鑿池築城使民效死勿去諸侯之義也紀侯雖不若衛侯衎蔡侯朱之奔也雖不若蔡侯獻舞潞子嬰兒之臣服大國也然上無太王去邠之仁下無諸侯死社稷之義其於隕廟社喪人民其罪一也故名而絶之

胡安國曰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

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為小而不為以去國為大而為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其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可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太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

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
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謝湜曰越國而狩亂之道也既無討雖復讐之意且
與齊人狩於禚是與讐國同其樂而不知戚也子則
如此何以正其親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
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復讐而釋怨也父

所畏矣曰會曰饗猶有恥心焉如齊師則無所恥矣會非夫人之事饗又甚焉饗非夫人之事如齊師又甚焉慾之為患大矣慾苟肆焉則其心無所忌憚有如此者然則女子之慾可不制之於微哉

胡安國曰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

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葢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頤曰諸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謝湜曰公會四國伐衛納朔四國葢非微者四國稱人貶之也王棄衛侯朔以罪而公會四國伐衛是違王命也故四國諸侯皆奪爵稱人四國稱人而公之惡見矣内無貶公之道故上書公以見諸侯下書人

公會齊宋陳蔡伐衛以納朔是逆天王之命也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是善之也善子突善王命也以王命之尊而得其所絶也齊宋陳蔡與師伐國而公與之同必非微者若非其君則卿也書人者貶之也内無貶公之道然王人之救嘉而書字四國之伐貶而稱人公之善惡從可見矣

謝湜曰王人微者書字善之也諸侯伐衛而王人子突救衛蓋天王主公子黔牟也宣公之終也以朔繼

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

程頥曰朔搆其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

程氏學曰衛侯出奔已名者以王命絶之也今入於衛名者其位已絶又藉諸侯之力抗天子之命而入

言星隕之多也

秋大水無麥苗

謝湜曰春秋書大水者七桓莊之世居多何也盖文姜是時屢會齊侯内行不修有子如莊公而不能制獨陰為水感名之故有自来矣以致沴戾成象而年穀不稔天人相與之際不誠可畏與

胡安國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

俟其來

甲午治兵

謝湜曰以陳蔡不至故擇日治兵志於攻郕故也國君治兵有時事起而後治兵兵不素習故也

胡安國曰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愼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於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於匡於聶北於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於郎以俟陳

胡安國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於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得服也於是莊公之失著矣書師還譏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則以君為重今此不稱公又以衆為重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

黜其公子齊無知黜其公孫所以正大法也所以杜後世子孫爭國之心也無知書齊與州吁書衛同意

胡安國曰無知曷為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按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同母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道

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為表儀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簒弑之禍矣按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棼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能修民事使百姓

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謝湜曰公子糾在魯齊大夫來謀立糾故公及齊大夫盟

胡安國曰及者内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于齊而不繫于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寛身之仁何以譏之

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頤曰春秋書公伐齊納糾而不稱子不當立者也又曰桓公兄也當立子糾弟也不當爭考之春秋可見桓公之入也書曰齊小白入于齊魯之納子糾也

書曰公伐齊納糾左氏誤多子字公穀之言是也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者蓋罪齊人已盟立之而取殺之也齊人非以其不正而舍之也直反復而背之耳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與桓乃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桓公子糾之事子貢所知也故夫子答之但言其不死爲可耳後人當審校其本末然後見

義之所當也

又曰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

楊時曰嘗攷子糾與小白未嘗為世子而俱出奔故春秋不書子而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曰納子糾公穀皆曰納糾其義當以公穀為正以齊繫小白宜有齊者也糾不稱子又不繫之齊者外之不宜有齊者也不宜有齊而入之是為亂而已

范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名忽死之管仲不死又

然則公子繼世其可不由王命者哉左氏經書納子糾而先儒以子糾為兄何以知公穀書納糾為是何以知小白于次當立曰管仲之改事桓公也孔子不以為逆則小白以正得位可知矣以糾正當立則子糾管仲之君也小白子糾之仇也使管仲不死君難而北面事讎乃臣之不義不忠者也孔子豈得鄙匹夫之諒而稱管仲之仁哉然則孔子所以稱管仲者以仲之去糾從桓不失乎義也

必紛然建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
子高子政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
管仲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
大率不同十三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
楚當時憑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
完之盟不戰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
問到得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
間見効常要自家修舉政事兵乘修整本疆則精神

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者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稱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

程氏雜說曰八年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此年春齊人殺無知故齊大夫來與公盟立糾小白長糾幼小白當立二公子各有黨公許齊大夫盟故為之伐齊納糾小白拒敵而入故不書歸内諱敗為公諱恥也乾時之戰不諱敗其師徼者非公也公伐齊納不正

故書納糾而不曰子齊人殺糾而書子者齊大夫旣
自與魯盟而立之矣又自殺之故書曰齊人取子糾
殺之以罪齊也書取則魯亦與焉小白不書公子者
上不由天子之命下不受于其君父特以公子之故
爭國自立所以貶絶之也若莊公納讐人之子則其
惡有不待譏而白矣或曰左氏經書公伐齊納子糾
先儒說春秋者亦皆以子糾為正今云不正當何所
據曰子貢曰管仲非仁者歟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

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以是觀之則可知矣使糾若當立而管仲反面事仇則孔子豈特謂之匹夫匹婦之諒哉惟其始事不正變而之義此夫子所以云爾已矣

謝湜曰齊大夫奉糾而立之糾乃齊之子也小白君位已定則齊大夫變而從義以事小白可也以義全

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謝湜曰政事弗講而浚洙以備齊失之大也

胡安國曰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

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
險猶不足憑而況深乎書浚洙見勞民于守國之末
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謝湜曰齊師入境乾時之戰所名也公之納糾也以
國則世讐以位則不正以機則緩而後時以謀則淺
而敗事以至怨結禍連踰年不息
胡安國曰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

報父兄之怨雖百鼓不竭王音嘉嘆

二月公侵宋

謝湜曰北搆禍于齊南結怨于宋

三月宋人遷宿

謝湜曰宿微國遷之為已附庸

胡安國曰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遠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迫于攅逼

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雚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待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謝湜曰莊公結怨二國故二師入次于郎二師之次于郎也魯之危甚矣公敗宋師國之幸也深攻遠入者其師勞恃衆不戒者其師怠故莊公前敗齊于長

勺後敗宋于乘丘曹劌謂彼竭我盈公子偃謂宋師不整信矣

胡安國曰齊人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程氏雜說曰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荆始見于經十

謝湜曰荆之敗蔡師也哀侯無死社稷之義而臣服于荆故荆以哀侯歸國既服則非執之也故書以歸屬于荆則其位已絶于國故書名凡書敗書滅書入以其君歸者春秋皆名以其前無死義之忠後無復國之志故以匹夫名之楚始號荆至此入侵中國獨書荆以其無上下之禮外之也以荆林之伐諸姬而虜其君其不道明故不書侵伐

胡安國曰蔡侯何以名絶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

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絶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訒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于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朱熹曰荆楚初書國後進稱人稱爵乃自是他初間

不敢驟交于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程頤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卑師少曰

人將尊師少曰某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

常興大衆也其賦于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

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于秦晉

使之不競而已不强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

其義已絶于國故也國滅故奔不言出
胡安國曰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
出也國滅自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
取滅之罪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于出奔則亦
不幸焉爾矣其義葢未絶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
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
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狄滅温温子奔衛三國所以皆

存其爵不比于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
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
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以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
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也春秋之義雖在于抑強扶
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于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爾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謝湜曰宋怨未解故師又入鄑而公敗之
秋宋大水

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
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于女夫屈于婦逆陰
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長樂王回亦以
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
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
又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
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春秋集義卷十三

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謝湜曰閔公遇弑仇牧趨君之難以隕其身可謂忠于其君矣故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人君所與居處游燕不可一非其人陰邪得居其間則雖千乘之君匹夫或得為之難宋萬凶勇之士也凶則蓄禍心勇則無忌憚閔公旦暮與之相親而不知為之戒故一言拂意而不測之變發于蕭牆然則左

右近習可以一非其人耶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師旅之衆敗乎外大水之變動乎内閔公不知變而又狎比凶人此其所以取不測之禍也

胡安國曰君弑而大夫死于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于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于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

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亦死于閔公之難削而不書仇牧荀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于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非君命也名忽死于子糾之難孔子比于匹夫匹婦之諒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弒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之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

子糴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程氏學曰會者外為主及者内為主將尊師衆則書曰某師師將卑師衆則書曰師將尊而衆不成師則書某而不書師師將微師少則直書曰伐曰及外則書人而已戎狄舉號賤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

謝湜曰齊桓能任管仲以修國政號令明而賞罰行是以首為北杏之會而四國之衆從之故四國書人

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絶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絶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謝湜曰莊公以納糾不克與齊會好不通五年矣齊桓將合諸侯以修霸業故棄怨修好與魯爲盟夫捐

宿讐結新好使怨耦之人釋怨來盟則桓公講信以待鄰國于柯見之矣

胡安國曰始及齊平也世世讐而平可乎于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于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子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

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

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胡安國曰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常

遣大夫為主將未嘗動大衆出侵伐盖以制用兵而
賦于民薄矣故能南摧强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
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謝湜曰宋背北杏之會故齊以討叛之義伐之單伯
會伐以柯之盟也
胡安國曰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
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

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而伐
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
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
賊也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
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呂祖謙曰齊請師于周單伯會之是時單伯須師師
以往其出兵多少雖不見于經亦自可以類推如晉
平丘之會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以此見得

出兵亦不多盖才是霸者只欲假其名而不資其力不過欲托天子之名非欲賴其兵也

秋七月荆入蔡

謝湜曰宋有大難陳容逆賊而齊桓弗能治荆蹂踐蔡國而齊桓弗能救其無遠業可知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謝湜曰齊桓既服宋故會諸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謝湜曰柯之盟桓公假信以服魯而示天下者也鄄之會桓公假義以服宋而示天下者也滅譚滅遂以威天下而又以二國信義繼之討叛服貳出于一時好惡而不純乎義故荆一執蔡侯一入蔡一伐鄭

呂祖謙曰齊始霸齊桓圖霸之條理自宋起盖二國近齊故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胡安國曰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霸者而先諸侯

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呂祖謙曰齊既霸了鄭何故敢間之而侵宋此只是齊桓初霸所以如此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程頤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

公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

之故書同

謝湜曰齊桓大合諸侯諸侯畢會公羊書公會齊侯

是也幽之盟列國皆欲聽于齊故書同盟周衰諸侯

盟也豈不以信之重于生與食乎先儒或以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于柯之盟諱之也又曰有生不可無信聖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莊公十六年幽之盟魯公在會諱而不書者齊侯始霸仗義以盟魯首叛之惡失信也仲尼以此為大惡故諱不書公以為後戒

朱熹語錄或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盟春秋何不譏曰凡事貴謀始及要早乘

勢做放冷了便做不得如魯莊公之事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更欲報之于其子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無意思了又况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不是尊王室無事自來名諸侯如此則魯莊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為尊王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若欲復讐則當襄公殺其父之時莊公當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周天子方伯

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絶了

邾子克卒

謝湜曰邾以王命進為諸侯故書爵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謝湜曰詹鄭執政大臣鄭伯聽命于齊與齊同盟矣同盟之後齊侯疑鄭而執詹齊侯食幽之盟也齊侯不以至信待邦國也霸者不足以服人之心于此見矣拘而不殺曰執執之將以服之也春秋之亂諸侯

緣鄭介于齊楚之間纔朝齊恐楚又來伐所以不敢

來朝齊

夏齊人殲于遂

謝湜曰齊人被殺無遺故曰殲齊人戍遂遂之四族

怨齊者深于是饗戍以酒而盡殺之春秋不以責遂

而歸咎于齊者以其禍由齊發也書曰齊人殲于遂

罪其自取也紀侯去其國自去也鄭棄其師自棄也

梁亡自亡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其禍皆自為也凡

禍出于自為者春秋上不以委命下不以責人

胡安國曰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强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强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為强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巳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啟戎心而不知警危道

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秋有蜮冬十月

謝湜曰蜮獸之為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則為災冬

多麋夏戎至秋有蜮皆政事荒弛所致故書

胡安國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

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

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頤曰鄄之會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
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
事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又曰此本為媵婦卻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
遂事也
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為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

用故書公子鄄衛地盟于鄄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鄄以見結本適陳至鄄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為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且出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為重以國事為輕以媵陳人婦為重以盟三國為輕且憂國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鄄盟為遂事罪其不敬也結于鄄遂及三國盟與祭公

遂逆王后同意

胡安國曰滕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滕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

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

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師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

得過于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鄰國而受其逋逃

取禍之道也凡諸侯來伐至國書伐我不至國書伐

鄙過辱之事聖人于魯常婉其辭父母之國故也

胡安國曰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

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

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

以書夫人遜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殺之則議小君典禮當謹之于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謝湜曰桓公葵丘之會四命曰無專殺大夫大夫有罪諸侯不得專殺古之制也自邦國擅威福作好惡大夫有罪無罪諸侯皆專殺之諸侯政壞則又有宗

謝湜曰禮有親迎無親納幣廢大喪以圖婚姻娶讎女以事宗廟躬幣禮以黷儀法其惡不待貶絶而見矣莊公即位二十四年而後娶宮闈不正可知也納幣曰事也納幣歷時然後返則公之適齊非獨納幣而已

祭叔來聘

程氏學曰祭叔來聘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謝湜曰既丹宮楹又刻宮桷其華至矣人君不知儉約則巧麗不法有如此者故明君常謹微

胡安國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也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䕷人倫悖天道而

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可盡言春秋謹禮于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宫以見惡莊為後世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謝湜曰逆讎女以為夫人非孝也以親迎出而其至不與夫人同歸非正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或曰常事不志詳事不常也親

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于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于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程頤語録或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入曰此

歸者以明曹國廢立之命皆制于戎也莊公之卒也
羈以世子嗣位已踰年矣稱名不稱爵以其絶于國
人也赤以公子入國非正也非正而稱歸以罪羈失
人心而國人歸赤也其于羈也稱國以正去爵以
示絶其于赤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示得國而羈
之喪失君道赤之進不由正于此見矣曹國之命制
于戎鄭國之命制于權臣其患一也故權臣暴横而
鄭國擅命廢立出于夷狄羈出赤歸是也齊桓倡大

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旅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胡安國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者非卿其姓名不登于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于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于大夫之自逆

治久矣魯人不知所以消變而一切求之祈禳之間其祈禳一切以意而不以禮失救災之道遠矣大水漂蕩可畏而欲以鼓駭之不亦愚乎大水出為國害而欲以社勝之以門禦之不亦惑乎

公子友如陳

謝湜曰友莊公弟以公子為卿故書公子如陳報陳之聘也